

素心映明月，夜夜照城墙

读孙见喜散文集《月夜城墙根》

□唐玉梅

帕乌斯托夫斯基将写作的灵感比作是闪电，我却更愿意把灵感看作是作家出自对生活持之以恒的挚爱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，必须具备精神世界的自我反思和拥有灵魂深处对抗平庸世俗的勇气，以及必不可少的生活亲和力 and 想象力。阅读渐丰，我越来越难以遇见让人感慨唏嘘的作品，似乎越来越多的作家放弃了对生命的扣问、对生存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探究。

当下的散文创作因互联网的介入和人人自媒体的时兴，抒情散文、游记散文、乡土散文似乎遍地开花人人可为，但认真阅读起来，能够入心者着实不多，兼备诗情画意和真情实感的优秀散文更是乏善可陈。大约二十年前，读到孙见喜先生的一篇散文《过年》。文章刊发在一本杂志的封底，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，但我突然就遇见了这篇平常的标题下面，一篇令人忍不住一读再读的作品。其字里行间充满对生命体贴入骨的疼痛和感触：有着对万物存在和消逝的悲悯和乐观态度，有着对日常所见的一切充满诗情画意的唯美关照，有着对自我成长的勉励和积极暗示，有着传统的古典人文的深厚底蕴和内涵……

隔着岁月的千山万水，我不曾料到我会在朋友圈里遇见当年那个孙见喜。更有幸获得他新出版的散文集《月夜城墙根》。我一页页翻开，仿佛是看见一个在月光中徘徊沉思的背影，在保留着沧桑痕迹的城墙根旁，渺渺沉郁的烦乐飘来，遥远的苍凉中，月影斑斓，泛着水色的诗意渗入老城砖；我在这样的文字中流连，披着皓月的清辉，在唯美的意境中向灵魂深处漫溯，收获着对生命悲悯怜惜的深情，陶醉着对生活宽容体认的敦厚，感受着对心灵世界的自我省视和回顾；我想：我应该对身边的一草一木永远珍重……

孙见喜的散文集《月夜城墙根》收录了作者四十篇散文精品，这些篇章以前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过，其字里行间记录着他他对天地人生的思考和睿智洞见：“城墙根下的世道人心，在美如水墨的白松皮间飘落。”这批散文的语言之简洁凝练，尤其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精准和新鲜，其唯美和传神充分说明，当代优秀散文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可分割。特别是国学的濡养，对于当代散文表达的垫底和支撑作用。这部集子中，文句的精致典雅，真正达到了诗情画意的境界。如《曲江唐韵》中作者笔下的人文之美：“城墙下的小酒馆里，李白有了一杯酒，豪放的性情就渗入中华民族的精神骨髓……，杜甫有了一杆竹杖，‘三吏’‘三别’的哭声里就有了扣向民间的敲打，茅屋秋风之歌就唱响了天下寒士的希望，中国文人就站稳了平民的立场。孙思邈打开他的药葫芦，黄种人的健康便由此奠定；怀素挥笔狂草，线条的艺术在世界文化里成就独

绝的华章；一行举起他的黄道仪，满天的星斗在掌中运行；陆羽撒下几片香茗，全世界的客厅里都氤氲着芬芳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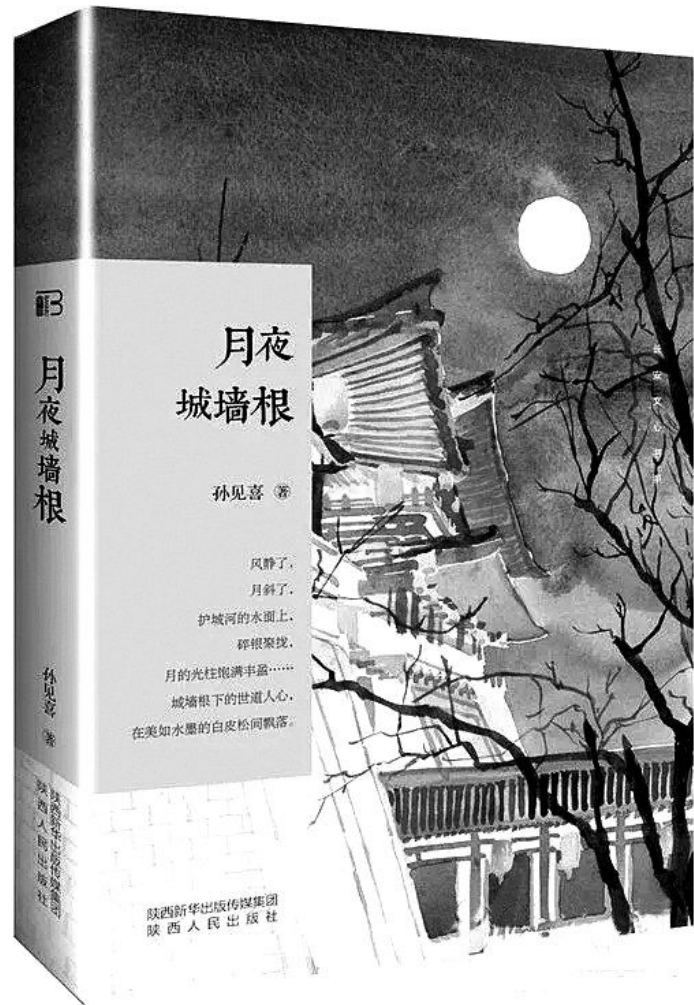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，他用如歌的行板唱出唐代的古雅：“一尊塔影，在终南山下搁置了千年；迟钝的钟声，敲不破一个王朝的黎明；一则神话，在黄土的裂隙里延续着破碎的经验；唐僧的夜明灯，照不亮寒窑的凄冷；八水的沙滩上，灭绝了旧雁的爪迹；十三朝的明君，留不住灞河的涟漪……倘若晴天丽日水波不兴，抑或皓月当空夜阑风静，曲江清潭上塔影澄真，明镜高悬处心灵坦白，法水就向生命深处潜移默化；倘能夜夜荡涤，月月拭擦，年年打扫，再浮躁的凡心也可修成‘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’……”

如此流畅而唯美的画面，由诗意而洗练的文字织成。文学，也许不能让你安身立命，但可以使你尽情遨游在蕴深的江河和浪漫的山峦，她引你施慈悯于广布，扬仁化于宇内；由此，人的感情更加纯洁，生活态度也随之豁达从容。

这样的散文，你看不到枯燥的说教，也读不到空泛的华丽辞藻，更没有矫揉造作的煽情描写，甚至也没有气吞山河的豪情和跌宕起伏的情节，他只是告诉你在平常日子里，如何欣赏和生命一起律动的烟火人生。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更倾心于这样温和安娴的阅读，向往静水深流、宅心仁厚。比如作者在写自己被街头乞丐欺骗，却忍不住施以援手时的悲悯和赤子之情：“我无力解释如此的社会现象，心便空落落地悬着。一日，翻看旧笔记本，眼前忽现亮光，是峨眉山洪椿坪寂一老和尚的赠言如山光闪耀：广种福田，施善修心！为人施善是仁心，但最终完善的是自己的心灵。人心若镜，需要时时擦拭，感谢这一老一少的假乞丐，他们给了我一次清洁心灵的机会，良知是否存在？慈悲是否丢失？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’的古典情怀是否还铭刻在心？记下这段心得，志在警觉自己：再见贫弱厄困之人无论真假，当初心不改。”

铿锵有力！柔美的文句中包裹着坚硬的思想团块，我感受到自己曾经的困惑已然开悟！大慈念一切，慧光照十方！可是，那些聪明的写家，现今还有谁能真正发自内心地听从来自灵魂深处对慈悲、对弱小生命、乃至天地自然的真诚呼唤？慈恩宗的祖庭前，有谁能西极引慈云、东陲注法雨？一颗真挚向善的心应该怎样铸进每个人的躯壳？如佛家所言：“用慈悲，守天真。藏大拙，活自在。轻名利，善语言。学布施，离烦恼。”作者在这里画出了一条心灵的起点线，从“宽恕”和“放下”出发，真正的快乐将伴您前行。

在生命的平凡和卑微中时时回顾，在时光的漫长和短暂中频频内省，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写作之于他：意味着一种生命的



检点方式，就像契科夫所言，那些记录在香烟纸盒上的文字使他成为：“一个心灵优美、情操高尚和稳重坚毅的人——在这里表现得异常明显，他自己造就了自己。”

从他的散文里，我们很容易地读出一个作家的古道热肠和真诚义气。他写《卖艺西门口》，他写《一支红玫瑰》，乃至家乡的扁担、坟灯、糊汤、枣刺……写出平民百姓的朴实愿景，读之如饮醇醪。他写《商州的灯》，记述往昔岁月：“祖母的铁门栓磨穿了门板，老妈的小拧车磨断了轴；无数的麻耳子鞋勒细了父辈的脚筋，八斤半的桑木扁担挑不起连阴雨的老云；湿柴火烧不热稀面汤，孤灯笼照不亮奈何桥……”如今生活好了，除夕夜，“大小电视台都有晚会，晚会都是欢声笑语，酒香中，就把坟上的灯忘了送、忘了收，歌舞中，就把堂上的献食忘了贡、忘了撤；花猫就吃了里边的油炸果子，宠犬就掀翻了贡盘里的方块肉——九十五岁的老祖爷就点着拐杖骂：难怪没人忠孝节义了！难怪没人忠孝节义了！唉，你除夕可以淡化，初一可以迟起，破五可以不过，但元宵是省略不得的……”

语言之干净有力、简洁准确，真正是一位站在生活根基上的本色作家，充分体现了散文的美学特点：散文不能像小说、戏剧那样用故事或人物沾取读者，它要求作者拥有自然、自由、自在、自得地表现真实自我的心性，用自己的语言描绘、诠释、解

读生活中潜在的独特意味；这里，儒释道相结合所呈现的诗意和担当，奠基着作者的人文格调，他将古典的澄澈情怀和散文的灵动纯洁有机地融为一体。他的散文语言有着古典诗词的韵致和戏曲唱词的协畅节奏。

作者唱感于平民百姓坚韧入骨的生命力，并始终对艰辛劳作永怀敬意，且秉持美好的热望与信念。他把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，和他们一起辛苦着、热闹着，在市井烟火的蓬勃生命里，共享民间社会的鲜活温馨，他的心真诚而乐观。他不作旁观者，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抒写他们也是抒写自己。他在《难忘罗公碛》中写自己上初中来回必经的石壁栈道：“若在春天还好，一程累了，就坐下来靠着石壁，看脚下江水发蓝，空气中流动着树芽和草叶的气息，肚子虽饥饿，眼目却尽可饱餐：蝴蝶呀、野花呀、岸柳呀；最喜山刺玫的嫩芽，掰下来就能吃，莴笋一般清甜……到了险要地段，我们先将裤管卷起来，将袖子挽起来，一个个贴着崖壁过去，再依次将行李传递；脚下的石齿獠牙般尖锐，钻心的疼痛如刀割锥刺。最怕是夏天，江水咆哮，吼着雷鸣；绝壁下，黄色的旋涡套叠闪烁，涛声时时砸在心里，我们屏住气，如临生死考验。但通过一次，胆大一次，成熟一次，长高一次。回到家里，绝口不提罗公碛的危险，说起一路行程，故作沉稳脸色不变。特别到了暑假前的几周，大太阳将岩石烤得焦糊，手攀在上面如握火炭；脸贴崖壁，

脚抠石缝，那种蒸，那种烙，筋骨不能支撑，全凭意志坚持。最滑是秋天。秋天多雨，三天五石石上便起绿苔，踩之如鲇鱼，手攀须谨慎，因为树枝藤条根松土软，一但拔脱，跌下悬崖就……”

作者又高唱：“山有分量、人有分量，唯意志分量无法称量。心灵是一支箭，向那里开弓只有一个方向，飞行的箭镞不会拐弯。人之少年，如刚射出的箭头，唯意志使其飞得更远。”

昂扬、激励，我觉得以前读过的文字都弱爆了！所谓的坚强，所谓的勇敢，所谓的磨难，所谓的少年壮志不言愁……海明威之生命所不可忽略的尊严和卓然独立的无畏与进取，尽在其中！生命的阳刚之气和坚韧力量，足以让所有阴柔的、怯懦的、暗哑的、萎靡的鬼魅遁形。

文学说到底是关于人的艺术。缺少了生动的人，文学便难以站立。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在《金蔷薇》中所说：伟大的作品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发现自己。一千个读者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每一个诗者，每一个无心的流盼，每一个深刻的或戏谑的想法，人的心脏的每一次觉察不到的搏动，一如杨树的飞絮或者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星……无一不是一粒粒构成文学的金蔷薇的金粉。

如果你热爱大地，热爱你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，你就会拥有文学的矿藏。但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，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告诉所有的读者：一个心性健美的人应该秉持怎样的生活态度，在格物之心、探究能力以及严格的逻辑之外，如果你想要写出打动人心之文字，你首先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字——一个真诚的人，一个深切体恤他人并对众生存心悲悯的人。尽管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产生矛盾和疼痛的世界，但我们不可以丢失的，是对爱与美与善的永恒向往和追寻。就算这世界以痛吻我，而我们所有的文学创作者，该对这个世界始终回报以慈善文字；就算这世界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我仍旧想方设法地用它去寻找光明——以文学的方式。

作家贾平凹曾说：散文写作，一要好语言，二要出思想。《月夜城墙根》以其亮眼的华章证明了贾氏所言的真实性和有效性。若此，一切皆有希望。

散文集《月夜城墙根》，孙见喜著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孙见喜，陕西省孔子学会顾问，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，太白文艺出版社原编审，西安工业大学及咸阳师范学院特聘教授。出版有《贾平凹前传（三卷）》《山匪》《望月婆罗门》《小河涨水》《浔阳夜月》《跪拜胡杨》等二十余种。《山匪》荣获首届柳青文学奖。

唐玉梅，现就职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高中西校区，曾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约30万字，《秦巴汉水美安康》的主要撰稿人。